



初期白話詩稿

刘半农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1326/46

初期白話詩稿

劉半農所藏
星雲堂影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8889

初期白话诗稿

刘半农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胶印二厂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开本 2⁵/₁₆印张 60千字

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册

定价: 0.50元

图书分类号: I 226

统一书号: 10201·24

出版说明

《初期白话诗稿》是由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根据自己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搜集的诗稿编成的。一九三二年曾由星云堂影印，但原影印本为数极少，现已很不易寻到。

这本诗稿是研究作者本人和初期白话诗发展情况的很珍贵的参考资料，亦可做为书法研究与欣赏的读物。为此，我社予以重新影印出版，作为《中国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一种，以饕读者。

书后附编者及作者简介。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五月

初期白話詩稿

馬衡題

新青年稿紙

第一頁

初期白話詩稿 目錄



李大釗一首

山中以京

沈尹登九首

公園裡的二月花 月雪 除夕 劉三未言子歲

玩矣 白楊樹 秋 三弦 耕牛

沈曼士六首

山中西風大作 見南 羅秋 真 過先入山相訪

泉

周作人一首

兩夕掃雪的人

胡適五首

吟論兩稿 鶴子 十二月五夜月 四月二十五夜

作 除夕詩

陳衡哲一首

人家說我養了瘋

陳獨秀一首

丁巳除夕歌

魯迅二首

他們的花園 八小時

以上作者八人，共詩二十六首。

這些稿子，都是我左氏國華，壬午年三月間搜集起來的。當時不以搜集，只是為着好玩，並沒有什麼目的，更沒有想到這了。前年事後，可以說成

古華。然而到了現在，竟有些像起古華來了。
那一下時期中的事，在我們身處其境的人，痛苦
似乎還近在眼前，至於能揮一點的人，有有民
國元二年出生，而現在：高中或大學初年級讀
書的，就不免有些渺茫。這也難怪他們，正如甲午
庚戌庚子諸大事，都發生於我們出生以前，我
輩之中，我們現在回想，也不免有些渺茫。可以有
一天，我看見陳衡哲女士，而她談起舊印這一部
時，她說：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們却是三代

新青年稿紙

第三頁

以上的人。

白話詩是，古已有之。宋時歐陽修，唐初的王梵志，和寒山拾得，所作的詩，都是道地的白話。然而這只是古人以此作，也有人對於這種的作品有相當的領會與欣賞而已。說到正式提倡要用白話作詩，却不過五六十年書。這是民國六年中的事。從民國六年到現在，已整整過了十五年。這十五年中，國內文學界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

的進步，就把我們這班肯加努力於愛國的人，一
概：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是我們應當感到慚愧
之餘，感覺到十二分的事實。與實際的。同時我們另
用白話詩十五周紀念的名義來印行這一部稿子，也
不失為一種藉口罷。

查民國六年時，提倡白話文，已是罪聖聖，罪大惡
極。何況提倡白話詩。所以適之詩中有了，兩字黃銅煤
一句，就惹惱了一位黃侃先生。這此等適之為黃銅煤
兩字名，又在他所編的文心雕龍札記中大罵白話

新青年稿紙

第四頁

此文為驢鳴狗吠。其實胡適之文中用了黃柳塘就該稱為黃柳塘。黃季剛文中用了驢鳴狗吠就不該稱為黃驢鳴黃狗吠麼。

然而黃老以國粹先生決不肯作這種反省工夫。黃適先生這只是空口說，而已。衡道的林行先生却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新生的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累影就激：必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與時

早已不在懷，危懼中已過去，而我們終於沒有嘗
到牢獄的滋味——至少也可以說我們中並沒有任何
人在以白宣布的提倡白話文的罪名之下遭到
逮捕——這就足以見有慨於北洋軍閥的寬宏大度
實是至淺至卑，深明忠恕之道的林琴南先生
云云。

現在是對極端愛國形勢和當初大不相同了。雖然直
有許多人對於白話文痛恨疾首，一般人都已不
了家常便飯，願意做的人還是不少，就有什麼

新青年稿紙

第五頁

願意不願意去做的人也只是不願意而已，要為也只是
搖頭嘆氣而已，決不像林先生那樣的將命。所以
我把這一部稿子印出來，真是了望是奇，豈料了
望是奇，也許有許多思想，比我們更進步的人，要更
冷笑，以為這算得了什麼東西呢？不差，以稿子裡塞
棉絮，以為天足和今日，襦襦翻乾鳥翅，的真天足和
此那算得了什麼東西呢？然而天足在足之的解放
史上可以佔到一半，相當的位置，還是事實。

這部稿子裡有幾題是明白說明的。第一李守常先生不大相信亦治生平，就只信過中山的景。一首而這一首的原稿可保存下來了。第二陳仲甫先生白話文做的很多，舊稿做的也很好，西話詩就我不知道的說，只有除夕一首，這一首的原稿又保存下來了。李先生已在寫年夢做了，犧牲，陳先生同下江生過他的莊，守常生話，這兩首詩稿我今不珍貴了。第三魯迅先生左為時作詩署名唐侯，那時他和周豈的先生同住，在紹興縣館裡詩稿。

新青年稿紙

第六頁

是豈明代修魯迅自己寫了名字。現在豈明住在
北京魯迅住在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樣合作
的機會。這一點稿子也就很可珍貴了。

我現在把這部稿子印出，並沒有什麼用處，也沒
有什麼廣義也，不如謀利，因為我同出版人說好，我
也不要抽版稅，你也不要拿工錢，希望同好的人
購買起來可以方便些。那麼，究竟為什麼呢？簡單
說來只是因為有趣可玩而已。當然現在以修稿

決不是玩它玩那時的，但我自己相信，我現在
不能擔著大責任直接生利的工作，也不能擔著
長槍短直接救國的工作，而對於我自己名下的本分
工作，無論在報紙中或新紙堆中，我也要盡一
分力，未暇收入。現在弄它一些小說，要正如其孩
子，上學回家，取他心愛，混入更抱，換一回若他做
父母的人，還要責他，帶人還要笑他，這孩子沒
出息，那也自在，話可說。
有幾位朋友勸我把自己的稿子也放一兩篇進去，